

文明创建 开新局
我们的节日

清明

雨思

◆单冬荣

清明的雨，是揉碎了思念，渐渐沥沥，缠缠绵绵。落在眉弯，湿了衣襟，也漫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没有骤雨的喧嚣，只有如丝如缕的缱绻，将远山近树晕染成一幅淡墨长卷，也在天地间垂落一道薄薄的帘幕——帘幕这头是人间烟火，那头是岁月彼岸。生死两隔的距离，在这一刻悄然拉近。

踩着沾了春泥的小径，一步步走向先祖长眠的净土。风携着草木的清芬，裹着岁月的沉香，从林间缓缓吹来，拂过脸颊，恰似记忆中那双温柔的手。这一刻，无需言语，心意自通。一场跨越阴阳的深情对话，在绵绵雨幕中静静开启。

指尖轻轻抚过冰凉的碑石，那一瞬，仿佛自身的温度，要烙热石上镌刻的每一个名字。那些斑驳的字迹，一笔一划皆是家族脉络，是先人们走过的漫漫浮生。他们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，也曾是温良慈厚的长辈，在烟火人间里，尝过柴米油盐的琐碎，历过风霜雨雪的磨砺，将一生的辛劳与牵挂，都藏进了岁月的褶皱里。

我仿佛看见，曾祖父扛着锄头，在晨光中耕耘土地，汗水滴入泥土的声响，像是把对家人的期许，一锄一锄种进黄土；仿佛看见祖母坐在老樟树下，捻着针线，将细碎的温暖缝进布衣，灯下的身影摇摇晃晃，却温柔了漫漫长夜；仿佛看见父辈们循着祖辈的足迹，守着本分，怀持良善，在平凡岁月里默默坚守，把家风的种子，一粒一粒悄悄播撒，在儿孙的心田里生根发芽。

先祖们世代为农，家境清贫，不曾留下金玉满堂，却把最珍贵的品格，融进了我们的骨血；不曾留下豪言壮语，却用一生的言行，教会我们何为善良，何为坚韧，何为担当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教诲，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散，反而在清明的思念中，愈发清晰，愈发滚烫。

“祖先，我来看看你们了。”轻声呢喃，风吹过林梢，枝叶轻摇，恰似最温柔的回应。我多想把这些年的岁月，细细说与你们听——那些你们曾期盼的安稳顺遂，如今皆已如愿；那些你们曾牵挂的后辈，都已长大成人，循着你们指引的方向，好好生活，向阳而行。家里的老院依旧，烟火依旧，晚辈们虽奔赴四方，却从未忘记根之所在，从未丢掉你们留下的温厚与纯粹。我们带着你们的期许，在人间步履不停，把思念藏于心间，把传承落于行动，从未让你们失望。

世人说，清明是遥远，是祭祀。于我而言，它更是一场与祖先的心灵相拥，一次血脉相连的深情对话。清扫坟前的杂草，摆上清酒与鲜果，燃一炷清香——并非迷信，而是怀着满心的敬畏与感恩。感恩你们给予生命，感恩你们护佑家族，感恩你们留下的精神薪火。死亡从来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而清明，便是让我们在匆匆流年里停下脚步，回望来路，铭记根源，让思念有处安放，让家风代代相传。

雨丝依旧轻轻飘落，打湿了发梢，却暖了心房。在这场无声的对话里，我读懂了生命的轮回，读懂了血脉的意义。你们虽已长眠于黄土，却从未真正离去。你们的气息，藏在血脉里，融在血脉中，护佑着家族生生不息。我们诉说着思念，倾诉着日常，也聆听着时光深处的叮嘱：无论走多远，都要不忘初心；无论经历何事，都要坚守本心。

清明的雨，还在下着。思念如这雨丝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却每一缕都有归处。与祖先的对话，从不止于清明这一日——它在每一次回望来路的驻足里，在每一次遵循家风的抉择中，在每一个被爱与教诲温暖着的平凡日子里。

愿这绵绵春雨，载着我们的思念，抵达彼岸；愿先祖安息，福泽绵长。而我们，带着这份血脉的馈赠，心怀敬畏，眼含星光，在人间踏实前行。让家族的根脉，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，薪火永续——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深情的告慰，也是最郑重的承诺。

清明里的呀呀余韵

◆陆月如

清明雨细，落在青瓦之上，洒碎成一片温热的雾气。这样的日子里，我总会不自觉地打开那台老式收音机，听着啾啾呀呀的唱腔，恍惚间，便看见了离世许久的外婆——她正靠在床头，微微侧着的脸上满是陶醉，那双早已失明的眼睛怔怔地“望”着前方，似有细碎的亮光在眸底闪烁。

外婆身形高大，一双大脚板踏在田埂上，走起来虎虎生风。年轻时，她是村里出了名的“大力水手”，一把锄头在她手中灵活翻飞，百十斤的稻谷担子压在肩上，她依旧稳稳当当，从容走过独木桥。外婆不识字，连自己的名字都描得歪歪扭扭，可她却将九口之家撑得稳稳当当，每当别人家有难处时，也总会卷起袖子，实实在在地搭把手、出份力。村里人念着她的好，在她牙齿早早掉光后，便亲昵地唤她“无牙婆”；谁家做了软糯的糕饼，炖了软烂的肉，总不忘端上一碗，送到她面前。

我的童年，是在外婆温暖宽厚的背上启程的。她背着襁褓中的我，穿行在岭南湿润的田埂地头。小小的脸蛋贴着她汗津津的颈窝，听她哼着不成调、带着浓浓乡音的摇篮曲，看她粗糙的双手，总能神奇地翻出饱满的花生、滚圆的红薯。待我上了小学，外婆的眼睛忽然患了毛病，跑了许多地方医治，却始终不见好转。她的天地，从此缩成了床头的一角，而日夜陪伴她的，只剩下一台外壳斑驳、终日低唱的老旧收音机——这也成了她触摸外界的唯一窗口。每天放学，我背着书包跑进巷口，远远地，就能听见从小屋里飘出的粤剧唱腔，有时是《帝女花》，有时是《胡不归》，啾啾呀呀，婉转悠扬，百转千回；有时则是说书先生抑扬顿挫的“讲古”，江湖侠义、市井传奇，娓娓道来。

这啾啾呀呀的唱腔、抑扬的读书声，是外婆无边暗夜里的一豆灯火，也悄然成了我懵懂文学路上的第一束指路微光。外婆一辈子没摸过书本，却对“读书”二字怀着近乎虔诚的执念。“孩子，多听听故事，学问就藏在里头呢。”她常常轻轻抚摸着我的头说道，“人啊，得读书才有出息，眼睛才亮堂。”为了让我能“有书读”，她总会从贴身的口袋里，掏出用帕仔细包好、折得整整齐齐的零钱，悄悄塞进我的小手。去“买你喜欢的‘公仔书’。”那些花花绿绿的连环画——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虾球传》《三毛流浪记》……便成了我初涉文字海洋的第一叶扁舟。

无数个黄昏或是周末，我依偎在她的床边，捧着心爱的小书，绘声绘色地给她“讲古”。此时的外婆微微抬起头，失明的双眼半眯着，听得无比专注。讲到热闹处，她会露出孩子般纯粹的笑；讲到伤怀处，她便轻轻叹息。她看不见书上的图画，却仿佛能看见故事里的每一个场景、每一个人物。后来，我在镇上的故事比赛中得了奖，又在全市作文比赛中拿了第一，外婆高兴得久久合不拢那瘪瘪的嘴。没过多久，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文章，每一次，外婆都要我把文章读给她听。听完后，她从不说太多话，只是笑着，一遍遍地摸着我的头，粗糙的双手，依旧宽厚而温暖。

多年以后，当我翻开高尔基的《童年》，读到那位用温暖与勇敢，照亮阿廖沙苦难童年的外婆时，瞬间红了眼眶。天下的外婆，原来都是一样的——她们或许不识字，却懂得世上最朴素也最深沉的道理；她们给不了华丽的金玉良言，却用最笨拙也最坚定的方式，为孙辈推开一扇又一扇通往勇敢、善良与宽容的门。她们就像岭南的老榕树，虽沉默不语，却把根扎得极深，用一树浓荫，默默守护着树下乘凉的人；她们给予的“教育”，犹如无声的细雨，点点滴滴，悄然沁入人心，滋养着我们的根须与枝叶。

如今，我也常常给自己的孩子读故事。当他们听得入神，眉眼间满是专注时，我仿佛又看见了外婆当年那副专注而虔诚的面容。原来，外婆留给我的，从来都不只是几本买书的钱，而是一支无声的火炬。那些啾啾不绝的唱腔余韵，那些床头细语的温柔时光，是外婆平凡生命里永恒的回响，更是我此刻捧在手中，想要继续传递下去的光。

关于清明的由来，《历书》中有载：“春分后十五日，斗指乙，为清明。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，盖时当气清景明，万物皆显，因此得名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清，朗也，澄水之貌。从水青声。”“清”本义指水澄澈透亮，“明”则为明亮、透彻之意。二字相合，道尽春日天朗气清、天地澄明的景致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。”此时降雨渐频，河水日渐上涨，哗哗流水声不绝于耳，恰似奏响一曲欢快的春日乐章。河畔柳林之中，柳树抽出新绿，万千柔枝垂曳水面。清风拂过，柳丝轻舞，风姿绰约。时有燕子穿梭于柳丝之间，掠水而过，水面顿时漾开一圈圈细纹。群鸭嬉戏河中，或振翅拍水，或相互追逐，偶有一头扎入水中，溅起点点水花，惊得水草丛间的鱼儿四散游窜。

清明时节的乡村，景致格外动人。房前屋后，梨花次第绽放，一树树白茫茫，宛若落雪，将整个村落晕染成一幅素雅的水墨画。田野之上，草木舒展新绿，为大地披上一层盎然绿意。田埂青草茵茵，田间麦苗返青，菜园里豌豆苗抽出嫩叶，丝瓜苗伸出柔长的触须，顺着瓜架肆意攀援。坡地之间，白的矢车菊、粉的杜鹃花、紫的鸢尾花竞相开放，色彩斑斓，摇曳生姿，清香四溢。

万物勃发，百草丰茂，群芳争艳，大地一派生机盎然，正是踏青郊游的好时节。抛开俗世烦扰，约上三五好友，或立田垄沐清风，或登山顶望流云，亦可入林间听鸟鸣，临溪涧看清泉石上流，尽情领略春日美好，感受自然造化之神奇与生命的蓬勃律动。

清明时节雨水充沛，气温宜人，茶芽吐露新嫩，正是采茶佳期。采茶人身背竹篓，穿行于层层叠叠的翠色之间，步履悠然，心旷神怡。他们如一缕轻快的风，从山脚漫上山腰。暮色渐浓，采茶人归去，一路欢声笑语，满载春色而归。

清明茶芽质嫩，营养丰富，深受世人喜爱。初上一壶，茶叶在沸水中舒展沉浮，翻腾起落，恰似身着绿裙的女子翩跹起舞。每一片茶叶，都凝聚着阳光雨露的精华，饱含着鲜活生机，是大自然的珍贵馈赠。浅啜一口，春日清芬在唇齿间漫溢。静坐品茗，于氤氲茶香中感受春日美好，内心自会归于平和安宁。

“阶下儿童仰面时，清明妆点最堪宜。”放风筝，无疑是孩童最喜爱的清明户外活动。每至清明，各式五彩风筝翱翔天际，将高远晴空装点得绚烂缤纷。孩童一手紧握线轴，一手牵住长线，顺着田埂奋力奔跑，跑得愈快，风筝便飞得愈高愈稳。玩至尽兴，便顺势卧于草地，双手枕于脑后，静静仰望长空，幻想如风筝一般迎风而起，扶着长空，飘向远方。

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”一句农谚，开启了春耕的序章。清明时节，农人开始忙碌，翻地、施肥、播种，每个动作娴熟有致，富有韵律。菜畦间，锄头起落；水田中，犁耙翻涌着黝黑的泥土。田野辽阔，天光水影相映，鹭鸟翩飞，农人披蓑戴笠，耕牛负重前行，绘就了清明时节最动人的田园画卷。

“忽见家家插杨柳，始知今日是清明。”乡间素有清明插柳的习俗。儿时扫墓归来，父亲总会折一枝柳枝，斜插于门框，说是可祛晦气。顽皮的我，总悄悄折下一小段柳枝，做成柳笛呜呜吹奏。父亲从不责怪，在他心中，孩童的欢乐远胜节日忙碌。

多年以后，父母相继离去，我亦远离故乡，辗转四方谋生。偶见邻家门前斜插的柳枝，便想起宋人张炎词句：“折得一枝杨柳，归来插向谁家。”乡思骤然涌上心头，也想折一枝柳，遥寄那渐行渐远的故土。

又是气清景明时，清明除了慎终追远，值得我们践行的事尚有许多。愿我们不忘过往，心怀爱与珍惜，活得澄澈清明，沐光而行，迎风而上，奔赴璀璨明天。

又是气清景明时

◆王同举

春风拂过阡陌，草木悄然萌动。仲春的温婉渐渐远去，暮春的清和悄然而至，清明便伴着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，如约而至。这是一个融合自然灵秀与人文情思的节气，既有天朗气清、万物勃发的盎然生机，亦有追思怀远、感念先祖的深沉情愫。烟雨朦胧之间，春景与心事交织，晕染成一幅独属于清明的诗意长卷。

清明的雨，是天地写给人间的婉约诗行，清润、缠绵，不疾不徐，悄然无声。它不似夏日骤雨那般酣畅淋漓，也不若寒冬冷雨那般凛冽刺骨，细如牛毛，柔似银丝，斜斜飘洒于天地之间。雨丝沾湿枝头初绽的新芽，润透脚下松软的春泥，远山与田野被薄雾轻笼，朦朦胧胧，宛若一幅淡墨轻染的山水画卷。褪去了春日的明媚喧闹，添上几分清幽与沉静，正合了此时节一袭淡淡的清愁。相传介子推绵山焚身，后人感念其忠孝，以寒食寄哀思，清明冷雨，恰似天地间无声的凭吊。

雨歇风柔，漫山春意便在清明的眉眼间愈发浓烈。远山褪去朦胧纱衣，青黛如描，层峦叠嶂间新绿层层铺展，汇成一片生机之海；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缀于青草间，浅粉、素白、淡紫，不与群芳争艳，自守一份清雅。柳丝垂岸，随风轻扬，嫩芽缀满柔条，如千万缕绿丝轻拂流水，也轻轻拂动人心最柔软的角落。门插青柳、品尝寒食，古俗代代相传，在烟火与绿意间，延续着千年的敬意与温情。

清明的思念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，是刻在血脉中的深情，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却滚烫入心。这份情意，经千载岁月浸润，愈发厚重绵长。人们踏着雨后的清润微凉，携一束素洁秋菊，备清酒薄饌，奔赴与先人的约定，踏青而上，追远怀思。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恸，只有静默伫立与轻声呢喃，仿佛故人未曾远去，仍在身旁静听心语。儿时被温柔抱起的暖意、饭桌上熟悉的烟火气息，一幕幕在烟雨里浮现，在心底缓缓蔓延。那些未曾说尽的思念，那些来不及倾诉的牵挂，都化作轻拂的风烟，诉说着岁岁年年的深情与感恩。

古人诗云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这份“断魂”，并非全然沉郁的悲伤，而是对生命的敬畏，对亲情的珍视。自唐官方定清明为扫墓之节，慎终追远便成了刻在国人骨血里的仪式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们暂且停下匆忙奔波的脚步，缅怀先人，也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。珍惜眼前人，把握当下时光，认真生活，温柔前行，便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，对生命最好的回应。生命是一场轮回，逝去的是时光，留存的是思念；消散的是身影，永恒的是爱意。

雨停风轻，云开日暖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草木气息。田野间，孩童奔跑放风筝，笑语盈盈；春光里，万物向阳，一派生机。古人曾在清明将思念写于风筝之上，放飞后剪断引线，任其随风而去，期许将牵挂捎给远方故人。昔日清明踏青、曲水流觞之雅事，如今化作寻常人家的笑语欢声。夕阳西下，余晖漫过田野，晚风携着花草芬芳，轻轻驱散了时节里淡淡的清愁，让温柔与希望在人间缓缓流淌。

清明，是春的温柔序章，也是情的温暖归处。它以春雨为墨，以思念为笔，书写自然的更迭流转，也镌刻人间烟火的温情绵长。愿这绵绵春雨，捎去人间无尽思念；愿这缕缕春风，守护岁岁安康。

雨润清明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◆黄美卿

